



# 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## 我喜欢的作家

我喜欢的两个作家，一个是缅甸的怀特，另一个是克拉科夫的辛波斯卡。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喜欢，喜欢到有空坐下来抄书，怀特的书可以翻译自己玩，辛波斯卡就不行，不懂波兰文呀。这两个人都温润超越，从不政治，但是正直丰饶之至。

在农村，一下大雨小河就泛滥起来，渠里沟里有水就有鱼，那时生态环境好，从来不知什么化工污染，我就只穿个小裤衩下水摸鱼，手一出就抓住一尾，弄得我浑身上下都是泥，抓鱼的伙伴们互看看小鬼模样，又互相打起水仗来。十几岁时，三年困难时期，我就闯关东在嫩江的太康县的图腾。还有更古的岩画和陶器一出现，上面就有鱼图形和水波的图案。现在的很多绘画和日常生活用品上都有鱼的各种图案，就是宾馆也有专门以鱼文化装饰的；在广州我住的一家五星级宾馆，随处可见鱼饰文化。”

永瑞少年时在鱼塘、小河也垂钓，虽鱼具不佳，技术不高，但是偶尔钓上一尾鲫鱼，二条泥鳅等小品也欣喜若狂。现在条件好了，他说：“钓不上鱼，我去河边湖畔呼吸新鲜空气，看看岸边垂柳，红花绿草以及水中各种动植物，我眼中这一切都是我写生的老师呀！少年儿时我家”

这正如永瑞诗中言道：人道七十智近午，桧生千年态方奇。永瑞先生悠然挥笔画鱼如鱼得水，看那投入和自如的神态，他仿佛也成了在人生海洋里畅游的一条锦鲤，屡之击水跃过人世间的多少“龙门”！

中央电视台举办“中国汉字听写”大赛，我对此有兴趣，自己也顺便作了一下测试，大概可以答出八成，成绩“良好”。

这个可能得益于我小时候背字的功夫。小时候功课并不紧，所有作业加在一起，不用一小时就能做完，更多的时间是用娱乐。还有一些空闲时间，怎么办？家里也没有什么书可看，我就背《新华字典》。那个时候是在1974年，我上小学六年级。每天叽哩呱啦地背背，隔壁苏州老伯总说我是“老和尚念经——有口无心”。背字典当时给我带来最大的快乐是认字比别人多，人家称赞我有“学问”。字典是自己学问的源泉。记得我那时还写过一篇短篇小说，质量当然很差，但那个笔名我想了很长时间，最后起名为“华新”，意思是“中华的新一代”。这个笔名也来自于《新华字典》，只不过是把“新华”两字前后对掉了一下位置。

我把《新华字典》里所有不认识的字与释文重抄一遍，把认识的，但意思了解不全的字与释文也重抄了一遍，天天背。大概背了不到一年时间，差不多全背出来了。以后我与人吹嘘自己有“学问”的时候，常举的例子就是自己《新华字典》里的字全认识。现在不敢吹了，一是因为年纪大了，忘了一些；二是现在的《新华字典》比以前厚了不少，增加了不少字。我现在还记得一些词，比如：竹苞松茂、云蒸霞蔚、春意盎然、觊觎，等等词汇，都是那时背的时候记住的。

到了中学，闲着无事的时候我又开始背《成语词典》。这也不是给自己定的一项硬任务，反正有事无事地背背，就当读书了。后来恢复高考，在向大学冲刺时，我才放下了背字典的爱好。等上了大学，我又开始通读《辞海》。

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，我把在小学读书时手抄的《新华字典》也带上了，后来多次搬家不慎丢了，想来真是一件遗憾的事，毕竟那是四十多年前的真迹。现在提倡素质教育，不讲究背书了。但我以为，背字典好处很多，背会了，写文章时肚子里货色就多，别人遇到不认识的字，也免得时时处处去查看字典，我就可以顺便当当“老师”了。再者，小时候反复背诵的东西，到老了也不太会忘记，可以终身享用。

还记着在图书室里挑了一堆书的故事 书抱在怀里的满足，明请看本栏。

几年前我曾经做过一个艺术项目叫《上海女孩》，我采访了一些女孩子，请她们讲对生活、事业、爱情等方面的想法，同时帮她们拍了照片，把采访文字用她们自己的字迹写在照片后做背景。那是非常观念的一组作品。曾经有个女孩给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她曾经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，后来在一个很棒的企业工作，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曾经参加过上海小姐的选美，还得了第五名。通常女孩子会认为如果自己漂亮就不会很努力了，因为很多东西来得比较容易，她是一个例外，在回答“嫁得好还是干得好哪个更重要”这个问题时，她是这样回答的：“简直是胡扯！”

# 不会丢失的幸福

王小慧

得到更多的幸福，因为这些也许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有益之处，但研究表明她们并不一定比一般的人更幸福，相反，有过不幸的人常常有可能赢得幸福甚至更大的幸福，他们也会懂得更加珍惜这些幸福。还有，很多人以为休闲是很大的幸福。但研究表明，幸福的人往往都是在为工作而忙碌的人。在西方街头流浪汉非常多，他们绝对不会感觉幸福，充分享受工作和成功为他带来的乐趣。像乔布斯这样的人一直工作到临终，但他一定会感觉自己很幸福。所以幸福的人是积极工作的人，他们做那么多事以致达到忘我境界。而一个没有被“充分利用的人”常常会感到无聊和失意，甚至失去信心。

什么是幸福？这点我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自传《我的视觉日记》中一段对幸福的诠释。这段话是1999年12月31日我的一篇日记。先是摘了这样一段话：“幸福的人是一个有远大目标同时不忘自己是个生活在现在的人；一个选择对自己的才能和可能性有挑战性的人；一个对自己的成绩和社会承认感到骄傲的人；一个自尊、自由和自信的人；一个有社会交往也能享受人关系的人；一个乐于助人并接受帮助的人；一个知道自己能承受痛苦和挫折的人；一个能从日常生活小事上感到乐趣的人；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。”

美国有一所大学对幸福做过研究，他们得出的结论让很多人都想象不到。比如说，通常人们以为智慧的人或者美丽的人会

有的和我们想要有的平衡关系，及愿望和可能性之间的。如果愿望太高而有可能达到，它会使你感到不幸。相反，一切愿望都已经满足，或者说再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人，可能感到更不幸。

最大的误区是很多人认为是穷人会比富人更幸福，而在西方恰恰是很多人都有心理的问题，患有忧郁症甚至自杀。有时很多钱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烦恼。中国人有一句俗话“男人有钱就使坏，女人变坏才有钱”也是说的这个道理。

享受幸福要求人们参与得到这种幸福的过程。有些意外之财可能让人短暂地高兴一番，但不能实质地改变人感觉幸福的程度。大部分人认为金钱虽然使人有安定感，但不能使自己得到幸福。调查显示67%的女人和56%的男人认为，金钱可以使人品格和性格变得更糟。

每个人的未来完全在自己眼前，幸福也在自己手中，我们应当有足够的智慧去把握自己的人生，争取幸福。这也是新一年的祝福。



## 花非花

王永瑞先生的创作室称听雨楼，坐落在北京繁华的京广大厦后院，一座独立的五层小楼。本月我参加了王先生七十大寿，真是“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”。在“步步高”乐曲下，王永瑞身穿红色的中式对襟外衣，碰杯多年陈酿茅台酒浆后，他红光满面频频起身，双手抱拳不断致回礼，真是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。回顾他的绘画人生，艺术生涯，不由令人肃然起敬。

改革开放不久，王先生1987年就在日本新泻成功举办个人国画展，大获好评受到瞩目。1989年又在中国画研究院举办四名家属展；2010年在海南博鳌《书画名家展》大受好评。他的画浑厚质朴，笔墨淋漓酣畅，绘画和书法中都囊括了丰富内涵。他从不摆书画家大架子，而常常深入到生活中去，对山水花草体察入微观察揣摩。

当然，他也常常与各色艺术家、画家切磋技艺和创作体会，极善于将自己的人生感悟，对人民、对祖国河山无限热爱之情，融于自己的笔墨之中。他的题目、命题更是发人深省耐人寻味，尤其他笔下的各种鱼虫花草，常常被人格化，真是神哉，妙哉！他时时呼吁鱼和水的环保，曾创作了“拿鱼说事”系列作品。

他为我画的六尺巨鲤，那大鱼跃出水面，题为《鸿运当头》让你真切感受到一种力量，一种精神。深信“此鱼一定能跃过龙门！”勤奋搏击终将改变命运改变环境，实现从量变到质变。王先生笔下的鱼，大有漫画大师华君武幽默的风采；他的辛辣趣写，讽刺不良作风屡屡见于画端。如题嘎鱼“莫嘎嘎鱼又尖又滑，只缘水族弱肉强食”。题水污鱼上岸“适者生存学两栖”。题名多春鱼“都是多情惹的祸”。

他现在常对人说“鱼越画对鱼的认识越深刻”。有时，“我心中想什么鱼，就画出什么鱼来。怎么我也变成‘万总’笔下的又一个画鱼‘专家’了呢！”

王永瑞从小就接触

是生活的必须。那种贪得无厌，嗜财如命，因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实质上是金钱拜物教者，他们认为金钱是主宰一切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钱能通神，说什么“衙门堂堂官，理无钱莫进来”，说什么“天大的官司，只要地大的银子”等等。因此铤而走险，无所不用其极地敛财，把金钱引入歧途，玩弄了金钱又魔化了金钱，为了金钱丧失党性，背弃道德，违反法律，干伤天害理的勾当。所以罪恶的不是金钱，是人的贪心、是人的灵魂。《骂金钱》当时在旧社会无疑是一记警钟，敲击着人们的心灵。很希望今天也有哪位评弹演员再次演唱一番，对那些财迷心窍的人来说，也许能起警钟长鸣的作用。

亲爱的们，金钱面前可不慎乎！

王永瑞先生的创作室称听雨楼，坐落在北京繁华的京广大厦后院，一座独立的五层小楼。本月我参加了王先生七十大寿，真是“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”。在“步步高”乐曲下，王永瑞身穿红色的中式对襟外衣，碰杯多年陈酿茅台酒浆后，他红光满面频频起身，双手抱拳不断致回礼，真是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。回顾他的绘画人生，艺术生涯，不由令人肃然起敬。

改革开放不久，王先生1987年就在日本新泻成功举办个人国画展，大获好评受到瞩目。1989年又在中国画研究院举办四名家属展；2010年在海南博鳌《书画名家展》大受好评。他的画浑厚质朴，笔墨淋漓酣畅，绘画和书法中都囊括了丰富内涵。他从不摆书画家大架子，而常常深入到生活中去，对山水花草体察入微观察揣摩。

当然，他也常常与各色艺术家、画家切磋技艺和创作体会，极善于将自己的人生感悟，对人民、对祖国河山无限热爱之情，融于自己的笔墨之中。他的题目、命题更是发人深省耐人寻味，尤其他笔下的各种鱼虫花草，常常被人格化，真是神哉，妙哉！他时时呼吁鱼和水的环保，曾创作了“拿鱼说事”系列作品。

他为我画的六尺巨鲤，那大鱼跃出水面，题为《鸿运当头》让你真切感受到一种力量，一种精神。深信“此鱼一定能跃过龙门！”勤奋搏击终将改变命运改变环境，实现从量变到质变。王先生笔下的鱼，大有漫画大师华君武幽默的风采；他的辛辣趣写，讽刺不良作风屡屡见于画端。如题嘎鱼“莫嘎嘎鱼又尖又滑，只缘水族弱肉强食”。题水污鱼上岸“适者生存学两栖”。题名多春鱼“都是多情惹的祸”。

他现在常对人说“鱼越画对鱼的认识越深刻”。有时，“我心中想什么鱼，就画出什么鱼来。怎么我也变成‘万总’笔下的又一个画鱼‘专家’了呢！”

王永瑞从小就接触

是生活的必须。那种贪得无厌，嗜财如命，因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实质上是金钱拜物教者，他们认为金钱是主宰一切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钱能通神，说什么“衙门堂堂官，理无钱莫进来”，说什么“天大的官司，只要地大的银子”等等。因此铤而走险，无所不用其极地敛财，把金钱引入歧途，玩弄了金钱又魔化了金钱，为了金钱丧失党性，背弃道德，违反法律，干伤天害理的勾当。所以罪恶的不是金钱，是人的贪心、是人的灵魂。《骂金钱》当时在旧社会无疑是一记警钟，敲击着人们的心灵。很希望今天也有哪位评弹演员再次演唱一番，对那些财迷心窍的人来说，也许能起警钟长鸣的作用。

亲爱的们，金钱面前可不慎乎！

王永瑞从小就接触

王永瑞先生的创作室称听雨楼，坐落在北京繁华的京广大厦后院，一座独立的五层小楼。本月我参加了王先生七十大寿，真是“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”。在“步步高”乐曲下，王永瑞身穿红色的中式对襟外衣，碰杯多年陈酿茅台酒浆后，他红光满面频频起身，双手抱拳不断致回礼，真是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。回顾他的绘画人生，艺术生涯，不由令人肃然起敬。

改革开放不久，王先生1987年就在日本新泻成功举办个人国画展，大获好评受到瞩目。1989年又在中国画研究院举办四名家属展；2010年在海南博鳌《书画名家展》大受好评。他的画浑厚质朴，笔墨淋漓酣畅，绘画和书法中都囊括了丰富内涵。他从不摆书画家大架子，而常常深入到生活中去，对山水花草体察入微观察揣摩。

当然，他也常常与各色艺术家、画家切磋技艺和创作体会，极善于将自己的人生感悟，对人民、对祖国河山无限热爱之情，融于自己的笔墨之中。他的题目、命题更是发人深省耐人寻味，尤其他笔下的各种鱼虫花草，常常被人格化，真是神哉，妙哉！他时时呼吁鱼和水的环保，曾创作了“拿鱼说事”系列作品。

他为我画的六尺巨鲤，那大鱼跃出水面，题为《鸿运当头》让你真切感受到一种力量，一种精神。深信“此鱼一定能跃过龙门！”勤奋搏击终将改变命运改变环境，实现从量变到质变。王先生笔下的鱼，大有漫画大师华君武幽默的风采；他的辛辣趣写，讽刺不良作风屡屡见于画端。如题嘎鱼“莫嘎嘎鱼又尖又滑，只缘水族弱肉强食”。题水污鱼上岸“适者生存学两栖”。题名多春鱼“都是多情惹的祸”。

他现在常对人说“鱼越画对鱼的认识越深刻”。有时，“我心中想什么鱼，就画出什么鱼来。怎么我也变成‘万总’笔下的又一个画鱼‘专家’了呢！”

王永瑞从小就接触

是生活的必须。那种贪得无厌，嗜财如命，因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实质上是金钱拜物教者，他们认为金钱是主宰一切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钱能通神，说什么“衙门堂堂官，理无钱莫进来”，说什么“天大的官司，只要地大的银子”等等。因此铤而走险，无所不用其极地敛财，把金钱引入歧途，玩弄了金钱又魔化了金钱，为了金钱丧失党性，背弃道德，违反法律，干伤天害理的勾当。所以罪恶的不是金钱，是人的贪心、是人的灵魂。《骂金钱》当时在旧社会无疑是一记警钟，敲击着人们的心灵。很希望今天也有哪位评弹演员再次演唱一番，对那些财迷心窍的人来说，也许能起警钟长鸣的作用。

亲爱的们，金钱面前可不慎乎！

王永瑞从小就接触

1935年早春三月，项美丽（Emily Hahn）和姐姐坐游轮到上海。这位曾经闯荡非洲的美国女作家原本只打算游玩数周，不想却喜欢上这里，很快在外滩17号《字林西报》找到工作。她在江西路租了一套公寓，上班很近。

《字林西报》(North-China Daily News)曾是在华出版最著名的英文日报，前身为英文周刊《北华捷报》(North China Herald)。从1850年到1951年，这份报纸生动记录了上海城市历史中最富有戏剧变化的一百年。报纸曾刊登广告，自豪地宣称是“在每栋商务楼或领事馆都能看到的报纸，同时还是媒体引用最多的报纸。无论质量还是发行量，都名列前茅。”

由于业务发展迅速，1921年报社打算兴建新楼。英商德和洋行充分利用外滩一块狭小的地皮，设计了一座身材颇长的报业大楼，于1924年落成。

外滩17号的正立面比例匀称，使用了1200吨洁白的日本花岗石。屋顶饰有双塔楼，带有巴洛克意味。楼体线条修长，很难发现高悬于檐口下的8尊大力神雕塑。

仰头细看，原来设计师用意大利花岗岩只雕塑了大力神的上半身，腰部开始自然过渡到涡卷形的托座，宛若蜷曲的大腿，真是奇思妙想的设计。这8个大力神都高举双臂托举檐口，充满了艺术的张力。但他们的头部有的向左，有的朝右，各不相同，灵活生动，强壮手臂的肌理也都清晰可见。不禁感叹大力神真辛苦，劳

苦功高地举了近90年，手臂还未放下。当年《字林西报》的办公室位于5楼，其余楼层则用作租赁，有四海保险公司、友邦水火保险总行和友邦银行等金融机构入驻。据英文《远东时报》记载，建筑师特地设计了双层空心墙来隔绝夜间印刷机的轰鸣声。

17号的命运和许多外滩大楼相似，1941年为侵华日军所占，1951年后由中国丝绸进出口公司等单位使用。1998年友邦保险重新入驻17号，成为第一家回归昔日“远东华尔街”的外资金融机构。

爱冒险的项美丽在自传《我的中国》中，回忆这份在17号上班的女记者工作虽然挑战不足，但也很忙碌。报社常安排她专访退休英国“大班”，或者报道一家游泳池的开业典礼。有时她也会自己选题，比如一间中国药店弄了个真正的印度支那树来招徕顾客。工作之余她还有繁多的社交活动，所以这段日子“满满的”。

在上海，项美丽爱上了已婚的新月派诗人邵洵美，甚至嫁他为妾，在西方人圈子中引起一片惊疑。她在自传中也提到“只有一次洵美到《字林西报》编辑部来找我。他的苍白面孔和一身长衫在那些英国记者中引发一阵骚动，他自己也感觉到了，后来只约我到外滩见面。”

轰轰烈烈之后，这份恋情没有结果，1940年项美丽离开上海。利用在上海期间的人脉，

要办成世界上的事，无金钱是不行的，但世界上的一切罪恶勾当，也都离不开金钱的诱感和唆使，试看诸如贪污、盗窃、拐卖、诈骗、贩毒……等种种十恶不赦之罪，其根子无不是个钱字，那是个不义之财。

常言道“君子理财，取之有道”，勤勤恳恳工作，取得工资，兢兢业业经商，博得利润，这都是正当的，也是生活的必须。那种贪得无厌，嗜财如命，因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实质上是金钱拜物教者，他们认为金钱是主宰一切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钱能通神，说什么“衙门堂堂官，理无钱莫进来”，说什么“天大的官司，只要地大的银子”等等。因此铤而走险，无所不用其极地敛财，把金钱引入歧途，玩弄了金钱又魔化了金钱，为了金钱丧失党性，背弃道德，违反法律，干伤天害理的勾当。所以罪恶的不是金钱，是人的贪心、是人的灵魂。《骂金钱》当时在旧社会无疑是一记警钟，敲击着人们的心灵。很希望今天也有哪位评弹演员再次演唱一番，对那些财迷心窍的人来说，也许能起警钟长鸣的作用。

亲爱的们，金钱面前可不慎乎！

王永瑞从小就接触

是生活的必须。那种贪得无厌，嗜财如命，因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实质上是金钱拜物教者，他们认为金钱是主宰一切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钱能通神，说什么“衙门堂堂官，理无钱莫进来”，说什么“天大的官司，只要地大的银子”等等。因此铤而走险，无所不用其极地敛财，把金钱引入歧途，玩弄了金钱又魔化了金钱，为了金钱丧失党性，背弃道德，违反法律，干伤天害理的勾当。所以罪恶的不是金钱，是人的贪心、是人的灵魂。《骂金钱》当时在旧社会无疑是一记警钟，敲击着人们的心灵。很希望今天也有哪位评弹演员再次演唱一番，对那些财迷心窍的人来说，也许能起警钟长鸣的作用。

亲爱的们，金钱面前可不慎乎！

王永瑞从小就接触

是生活的必须。那种贪得无厌，嗜财如命，因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实质上是金钱拜物教者，他们认为金钱是主宰一切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钱能通神，说什么“衙门堂堂官，理无钱莫进来”，说什么“天大的官司，只要地大的银子”等等。因此铤而走险，无所不用其极地敛财，把金钱引入歧途，玩弄了金钱又魔化了金钱，为了金钱丧失党性，背弃道德，违反法律，干伤天害理的勾当。所以罪恶的不是金钱，是人的贪心、是人的灵魂。《骂金钱》当时在旧社会无疑是一记警钟，敲击着人们的心灵。很希望今天也有哪位评弹演员再次演唱一番，对那些财迷心窍的人来说，也许能起警钟长鸣的作用。



## 夜光杯

郑克强

王永瑞先生的创作室称听雨楼，坐落在北京繁华的京广大厦后院，一座独立的五层小楼。本月我参加了王先生七十大寿，真是“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”。在“步步高”乐曲下，王永瑞身穿红色的中式对襟外衣，碰杯多年陈酿茅台酒浆后，他红光满面频频起身，双手抱拳不断致回礼，真是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。回顾他的绘画人生，艺术生涯，不由令人肃然起敬。

改革开放不久，王先生1987年就在日本新泻成功举办个人国画展，大获好评受到瞩目。1989年又在中国画研究院举办四名家属展；2010年在海南博鳌《书画名家展》大受好评。他的画浑厚质朴，笔墨淋漓酣畅，绘画和书法中都囊括了丰富内涵。他从不摆书画家大架子，而常常深入到生活中去，对山水花草体察入微观察揣摩。

当然，他也常常与各色艺术家、画家切磋技艺和创作体会，极善于将自己的人生感悟，对人民、对祖国河山无限热爱之情，融于自己的笔墨之中。他的题目、命题更是发人深省耐人寻味，尤其他笔下的各种鱼虫花草，常常被人格化，真是神哉，妙哉！他时时呼吁鱼和水的环保，曾创作了“拿鱼说事”系列作品。

他为我画的六尺巨鲤，那大鱼跃出水面，题为《鸿运当头》让你真切感受到一种力量，一种精神。深信“此鱼一定能跃过龙门！”勤奋搏击终将改变命运改变环境，实现从量变到质变。王先生笔下的鱼，大有漫画大师华君武幽默的风采；他的辛辣趣写，讽刺不良作风屡屡见于画端。如题嘎鱼“莫嘎嘎鱼又尖又滑，只缘水族弱肉强食”。题水污鱼上岸“适者生存学两栖”。题名多春鱼“都是多情惹的祸”。

他现在常对人说“鱼越画对鱼的认识越深刻”。有时，“我心中想什么鱼，就画出什么鱼来。怎么我也变成‘万总’笔下的又一个画鱼‘专家’了呢！”

王永瑞从小就接触

是生活的必须。那种贪得无厌，嗜财如命，因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实质上是金钱拜物教者，他们认为金钱是主宰一切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钱能通神，说什么“衙门堂堂官，理无钱莫进来”，说什么“天大的官司，只要地大的银子”等等。因此铤而走险，无所不用其极地敛财，把金钱引入歧途，玩弄了金钱又魔化了金钱，为了金钱丧失党性，背弃道德，违反法律，干伤天害理的勾当。所以罪恶的不是金钱，是人的贪心、是人的灵魂。《骂金钱》当时在旧社会无疑是一记警钟，敲击着人们的心灵。很希望今天也有哪位评弹演员再次演唱一番，对那些财迷心窍的人来说，也许能起警钟长鸣的作用。

亲爱的们，金钱面前可不慎乎！

王永瑞从小就接触

是生活的必须。那种贪得无厌，嗜财如命，因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实质上是金钱拜物教者，他们认为金钱是主宰一切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钱能通神，说什么“衙门堂堂官，理无钱莫进来”，说什么“天大的官司，只要地大的银子”等等。因此铤而走险，无所不用其极地敛财，把金钱引入歧途，玩弄了金钱又魔化了金钱，为了金钱丧失党性，背弃道德，违反法律，干伤天害理的勾当。所以罪恶的不是金钱，是人的贪心、是人的灵魂。《骂金钱》当时在旧社会无疑是一记警钟，敲击着人们的心灵。很希望今天也有哪位评弹演员再次演唱一番，对那些财迷心窍的人来说，也许能起警钟长鸣的作用。

亲爱的们，金钱面前可不慎乎！

王永瑞从小就接触

是生活的必须。那种贪得无厌，嗜财如命，因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实质上是金钱拜物教者，他们认为金钱是主宰一切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钱能通神，说什么“衙门堂堂